

新式標點

梁任公
先生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大通書局印行

新式標點

梁任公
先生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大通書局印行

飲冰室文集卷三

新會 梁啓超 著

論俄羅斯虛無黨

俄羅斯何以有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之結果也。』昔之虛無黨，何以一變爲今之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不能實行之結果也。』

吾今欲語虛無黨，不得不先敍其略史。史家紀虛無黨者，率分爲三大時期：

(第一) 文學革命時期。自十九世紀初至一八六三年。

(第二) 遊說煽動時期。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七年。

(第三) 暗殺恐怖時期。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三年。

其事蹟之關係最要者略紀之則：

一八四五年，高盧氏始著一小說，名曰：『死人』，寫隸農之苦况。

一八四七年，緇格尼弗氏著一小說，名曰：『獵人日記』，寫中央俄羅斯農民之境遇。

一八四八年，耶爾貞著一小說，名曰：『誰之罪』，登揮社會主義。

一八四九年，尼古拉帝捕青年志士三十三人下獄處刑，禁人民留學外國，本國大

學學生，限額三百名，並禁讀哲學書及他國之報章。

一八五五年，亞歷山大第二即位，銳行改革。

一八五六年，（現代人）叢報發刊，專提倡無神論。

一八五七年，渣尼斜威忌氏著一小說，名曰『如之何』，以厭世之悲觀，聳動全國。

一八五九年，俄語新聞發刊，大鼓吹虛無主義。

一八六〇年，革命派之學生，在彼得堡及墨斯科立一團體，名曰『自修俱樂部』。

一八六一年，二月亞歷山大第二下詔釋放隸農。

因各學生煽吹暴動，六月禁學生集會，逮捕多人放於西伯利亞。

八月各軍人持立憲主義者，設一秘密會在參謀本部出一叢報，名曰『大俄羅斯』，僅出三冊被禁封。

一八六二年，耶爾貞創一日報，各曰『鐘』，有號稱中央革命委員者，傳檄全國。

十一月政府嚴禁集會，并封禁報館，數歲渣尼斜威忌被捕。

一八六三年，（自由）日報發刊，波蘭人反柏格年募義勇兵助之，不成，被捕處

刑者十餘人。

一八六五年，諸學生在墨斯科立一亞特俱樂部。

一八六六年，亞特俱樂部一委員名卡拉哥梭弗者，謀弑亞歷山大第二，不成被殺。是爲第一次暗殺案，株連者三十四人。

始立第三局之警察裁判，專嚴罰國事犯。

一八六七年，俄皇往巴黎，波蘭一革命黨立一狙擊之，不中就縛。

一八六八年，柏格年始聯合西歐各國之革命黨，立一國際革命黨。

一八七〇年，彌渣夫立一民意會，決議廢平和的革命手段，專採陰謀之鐵血主義。旋以洩漏本黨秘密，殺其同黨某逃于瑞士。

一八七一年，瑞士政府以殺人罪逮捕彌渣夫，交還俄國。同時株連者三百人，彌氏監禁二十年。

一八七三年，革命黨大行遊說煽動手段，同時各地并起之革命團體，凡十三所。社會黨之一團，共赴美洲，欲立一共產主義之殖民地，失敗而歸。

一八七四年，濟格士奇蘇非亞等所創之革命團，發布三大綱領：一曰，『國家之撲滅』；二曰，『文明之破壞』；三曰，『自由團體之協助』。運動大盛！

俄政府禁本國青年遊學於瑞士之條，利希大學各男女學生俱歸國。

一八七五年，革命黨員被捕者男員六百一十二人，女員一百五十八人，共七百七

十人。革命黨中之國粹派，運動俄皇起俄土戰爭，後卒無功，於是專務煽暴動。
一八七六年，土地自由黨出現，專煽民間暴動，學生一歲數蜂起。

一八七七年，三月在黑斯科被逮者五十人，十月在彼得堡被逮者一百九十三人；
審判時供詞皆極壯烈。大鼓動一國人心。是歲國事犯之案凡十一起，號稱最盛。
革命黨始一轉專取暗殺主義。是歲及去歲凡刺官吏四人，皆警察及裁判官也。
一八七八年，正月弱女薩利志刺殺彼得堡之府尹德利波夫。

二月刺殺裁判官阿士先奇。

四月，刺殺大學總長馬德阿夫。

五月，刺殺憲兵大佐海京。

八月，刺殺第三局長官米仙士夫，案第三局專審判國事犯者也。

是年八九月十三月中，波蘭革命黨起事三次。又土地自由黨員十有餘人被逮。
一八七九年，二月刺殺哈哥夫省總督格拉波特。

同月，刺殺憲兵大佐格拉夫。

三月，刺殺第三局長官德倫狄龍將軍，同時傳檄各地，謂本黨宜告死刑之官吏，
共有百八十人云，官吏人人自危！

同月，玖弗省總督卡爾哥夫被刺不中。

同月，刺殺彼得堡警察署長特羅士奇。

四月，大豪傑梭羅姚甫狙擊俄皇亞歷山大第二於冬宮旁，發五彈皆不中，率被逮，年三十三。

六月，民意黨更開大會，議定暗殺方針及其手段，宣告亞歷山大第二之死刑，派出實行委員。

七月，各海陸軍士官之在革命黨者，共謀裝水雷於黑海附近，待俄皇閱操時轟之，事洩！

同月，謀在離宮要路置地雷，要擊俄皇，旋以皇不經此路中止。

十一月，俄皇出巡，虛無黨預置地雷於鐵路，及駕過以電池壞，第一彈不能爆發，第二彈僅中副車。

一八八〇年，二月，俄皇宮中之食堂，爆藥驟發，皇是日適以事遲半點鐘就食，僅免。

同月，刺殺奸細查哥夫。

同月，刺殺新任內務大臣米利哥夫，實俄皇授以全權，懲治虛無黨者也。

六月，俄皇送皇后葬，有謀置地雷於鋼橋下者，爲暴雨所掩不成。

一八八一年，二月，於彼得堡馬拉耶街伺俄皇出游，有謀置地雷者，事洩不成！

三月一日，俄皇亞歷山大閱兵歸，爲女豪傑蘇非亞等爆彈所狙，斃於道旁。

同月，虛無黨上新皇亞歷山大第三一書，要求改革之實行！

六月，又在彼得堡卡米匿橋下，通隧道，欲擊新皇亞歷山大第三，不成。

十月，又謀於加冕時置地雷狙擊，先期發覺被捕。

是歲刺殺憲兵長官警察長及偵探者，凡十三人。

（附注）以上所列乾燥無趣味之年表，或令讀者生厭，然非略知其事蹟，不能審其發達變遷之順序，故不辭拖沓，爲詮次之。若語其詳，又非數十紙不能盡也！

虛無黨之事業，無一不使人駭，使人快，使人歆羨，使人崇拜！顧吾所最欲研究者，有一問題，卽彼輩何故不行暴動手段，而行暗殺手段是也。是無他故，以暴動手段在彼等之地位，萬不能實行故，請條其理：

第一，西人有恆言曰：『後膛鎗出而革命跡絕。』此其言於論理上或不盡合，而於事實上則無以易也。美之獨立，法之革命，皆在十八世紀末，故其事易就。自茲二役以後，風波大簸激歐洲，十九世紀上半期，騷動者踵相接，而俄人彼時猶舉國鼾睡也。及法蘭西第二革命^{一八四八年}以後，西歐之暴動已漸收其跡，而東歐之俄羅斯，乃始爲新思想濫觴時代。一二文學家，搖舌弄筆，無絲毫之勢力。彼時之俄，雖或可以暴動，^{實已不能}其奈民黨之魄力，萬不

足任也。以培以灌，磅礴鬱積，歷十餘年之歲月，黨勢漸張，而政府自衛之力，亦益鞏固矣。政府之進以尺，民黨間之進以寸，至一八七〇年以後，虛無黨達於全盛，而中央政府之兵力已足使全歐吁食，而何區區民間斬木揭竿者之足以芥蒂於其胸也？故暴動之最大障礙，中央兵力使然，盡人所能知者也。

第二、綜觀各國革命史，其爲中央革命者可以成，其爲地方革命者罔不敗。一八四八年以前，歐洲諸國，其有能奏革命凱歌者，未有不起自京師者也。即今年之塞爾維亞亦然若夫蠶涌

於外，微嘯聚於郡國，則雖驍鷲之將，謀略之士，有義勇之卒，而其究也，敗而已矣。匈之嚙蘇士，意之加里波的，瑪志尼，其尤著者也。俄羅斯之彼得堡，與法蘭西之巴黎，及其他西歐諸國之首都，大有所異。彼得堡者，貴族之窟穴也，而彼中市民之大多數，又皆仰衣食於貴族而自安者也。故俄人不謀暴動則已，苟其謀之，勢不得不在京師以外。卽此一端，固已犯歷史上革命家之第一忌。故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七年之間，南俄及波蘭諸地，蜂起者凡二十八九次，無一能支一月以上者。虛無黨以屢經試驗，屢經失敗之餘，而不得不思變計，則地理上使然也。

第三、凡欲暴動，不得不藉多數之景從。法蘭西之大革命也，實巴黎全市民，乃至法國全國民，皆狂沸而表同情者也。俄羅斯情勢則異，是彼虛無黨以數年之間，謀弑其王者

十二次，敵黨之斃於其手者百數十人，轟動五陸，談虎色變；皮相者或以爲其黨員必徧於全國，而不知乃僅僅區區千數百人也。其在游說煽動時期，亦嘗汲汲以擴張黨勢爲獨一無二之手段。故績學青年，輕盈閨秀，變職業，易服裝，以入於農工社會，欲以行其志者，所在而有，而收效不能如其所期。彼等常多著俗語短篇之小說，且散布，且演繹，終不能鑿愚氓之腦，而注入之。史家記某黨員所演『大將與農夫』一故事，其例證矣。某虛無黨游說于一村，落集羣農，演說爲一

寓言以曉之曰：嘗有大將二人失路，入一荒島，時已暮，偶見一農夫偃臥隴畔，輒就使起，曰：余等方飢，汝乃酣臥不爲我服役耶？農人乃起爲拾野菓捕山鳥羅列燔炙而供之。夜間兩農大將悉農人之他通也，縛樹焉，明晨釋之，復使操作如是者數日。夜大將思歸，又督令彼農爲造舟送之於彼，得保瀕行，僅賞一杯火酒，以當薪金。云云。彼黨員之演此故事，欲使農民生憤心也。乃羣農聽畢，咸欣欣有喜色焉。某黨員索然而返。夫彼志士之擲頭顱，注血汗，以欲有貴猶待養於吾儕，咸欣欣有喜色焉。某黨員索然而返。夫彼志士之擲頭顱，注血汗，以欲有所易者，非爲一己爲彼大多數之氓蚩耳，而彼大多數者，匪惟不相應援，而仇視者且十而八九焉。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此運動家所最爲嘔心，最爲短氣，而其甘苦固不足爲外人道也。

俄羅斯之上等社會與下等社會，其思想溝絕不通，殆若兩國。然彼虛無黨常以人民之友自揭櫫者也，而與之表同情者，仍在上中等社會，而所謂普通之人民，魔視之者，比比然焉。於此而欲號召之以起革命，其亦難矣！且其民富於尊皇心，視沙俄皇若神聖，終非尋常口舌之所可動。故彼黨員往往託皇帝之密使，冀以爲煽動之具。一八七九年有一新立之秘密結社員數約千人，農民居十之八九，政府逮捕鞠問之，則其人皆言皇帝有密使告彼等，謂自欲實行均分土地之政，爲貴族所抗，不得其志。

使農民自團結以與貴族爭奪云云

然其所成就亦至有限。故夫彼等雖欲暴動而無其壽，則民情之爲之也。

第四 凡暴動者必藉巨款。苟力不足以傾政府，而惟騷擾於一鄉一邑，此必非仁人

志士倡暴動之本心也。既欲傾政府矣，就令不敢期於必成也，而先母立於必敗，則固不得不預備相當之兵力。不徒恃人也，而尤恃財。於是乎所謂志士者，不得不有所仰於人。所仰者虛，而一切經營終歸無用矣。是終不得有自主之權，而歲月蹉跎，事卒以不辦也。故暴動必兼賴他力，而暗殺則惟賴自力。虛無黨之所以舍彼取此，誠閱歷後之心得使然也。抑虛無黨之籌款，亦固有術。大率由募集而得者十之一二，由強取而得者十之八九。其強取之術奈何？一曰：『以匿名迫索之書函，致於當道貴族及頑固之財產家，以行威嚇也。』一曰：

『用穿窬手段，篡取公家之帑藏也。』其最著者，如一八七九年，穴隧道以破卡哥爾之金

庫，一舉而得百五十萬盧布，是其例矣。顧吾等有不可不注意者一事，卽此等籌款之方法，

皆自一八七七年以後，而始得行是也。此其故何也？曰：『此等手段，必與暗殺手段相狼狽，

而非泛泛然以口舌煽暴動者所能有也。』且卽以其所得之款，亦祇足以供暗殺之目的，

而不足以供暴動之目的。卽彼等於一八七九年七月及十一月，三次裝置地雷，謀刺俄皇，

其所費已及十萬佛郎以上，卒猶未成。而他次更倍是。故當一八七六年，拿羅德拿倭利亞

赤十字會，

按此亦虛無黨所起之會，以籌款者其綱領云：凡人類之思想及良心自由，蒙有形無形之阻害者，本會巨救之。以此名義募資於俄國及西歐之各國之首

領狄拉羅弗嘗警告其黨員云：『以十桿毛瑟之價，足以製一炸彈而有餘；以五百桿毛瑟之費，足以安置一地雷而有餘。』而一炸彈一地雷之効力，終非區區數百毛瑟所能及；因極言黨論不一久誤方針，耗費資財，而事終不一就，實爲民黨最大之弱點。此誠非久於其事者不能道也。故彼等舍煽動而取實行，亦財力之爲之也。

第五，暴動之不能專賴自力，而必兼賴他力者，不徒於財爲然耳，於人亦然。嘯聚草澤，其最少數亦必須千人以外，乃可集事。此千人而在山谷耶？或可以事前而不爲多魚之漏。其奈運械之路絕，而流竄之勢窮，充其量不過陷數四之州縣，燬爛百數十里之生靈，則草寇飢民優爲之，而何待志士之以全力運動焉？若夫在可以接濟可以進取之地，集千數百人以上，厲兵秣馬，而欲爲秘密，則亦掩耳盜鈴之類耳！質而言之，暴動者萬不能秘密者也！彼荷蘭西日耳曼，意大利前此屢次之暴動，大率起於京師及國中最大都會，彼始終固未嘗用秘密也。因全市民如然如沸之感情，偶得一二人一二事爲之導火線，是以猝發。若乃於邊徼之地，爲幽期密約之手段，以求逞於一擲，未有能濟者也。不甯惟是，凡欲於其地起暴動者，必須其地土著之人，有一豪傑焉，以爲主動力，苟恃外來人入而運動之，又未有能濟者也。而凡思想開通之地，大率不可以起暴動；可起暴動之地，其思想又大率不開通。地與人之不能相應，此真各國民黨所同病也。不甯惟是，以外來人入而運動者，無論其不

能就也，卽就矣，而指揮此暴動軍隊，終不得不賴夫與彼相習之士豪；而士豪之思想目的，其不能與志士相聯合者，又十而八九也；而志士既賴彼以起，卽不能不仰其鼻息，委蛇而將順之事，之不敗者鮮矣！質而言之，則非有軍令刑殺之權，必不能督軍隊以運動者，對於被運動者，而欲此行權，能耶？否耶？未經閱歷，而徒囂囂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適自表其爲書生之見而已。彼虛無黨員，大率皆海外之亡命，與校舍之學生也。彼凡有勢力於一地方，可以一嘯聚而千百應者，必其在本地方上，或以財富而素市筐篋之恩，或以豪猾而廣蓄江湖之客者也。而惜乎虛無黨員之皆非其人也！而彼有此資格，有此地位者，又不幸而皆於虛無黨所懷抱之主義，茫乎未有聞也！故虛無黨而不欲暴動則已，苟欲暴動，則不得不注全副精神，以運動彼等；而運動之有力與否，又質之於我，而卒無自主之權。以此歲月蹉跎，而事又不得辦，故彼等幡然改途，以爲與其恃人也，毋甯恃我！竟棄其數十年來夢想之暴動政策，則人事之爲之也。

第六 人心之難測，古今同慨矣！機事之不密也，由敵黨偵探而得者，不過十之一二；由本黨通謀而敗者，恆十之八九。以瑪志尼之精細老練，而猶爲拉摩里那所賣，喪其黨員數十人。瑪志尼當一八三三年欲起事，自以不諳兵略，委權於黨中之拉摩里那將軍。拉氏呼可得萬人。瑪氏遂以數年運動所得之資金四萬佛郎一舉而授之。約以十月拉黨自外來。瑪黨自內應。遲之十一月十二月，竟不至卒。乃拉氏洩其謀於法政府。瑪黨被逮者四十

人多故欲爲秘密舉動者，少一人知，則少一人之害。而暴動者，則最少非千數百人以上，不能爲功者也。此千數百人，雖不必自始而預聞機謀，然當將動之際，在一月半月以前，必有所知。此又斷不能避者也。而千人中有一奸細，則大局已懸於其手。此在東方各國，或猶未甚。若以俄羅斯警察制度之嚴密，此最不可不慮者也。夫暗殺則亦非不慮此矣，而要其共謀者，不過有數人，乃至數十人而已足焉。其相結既深，其相制亦易。故彼黨自一八七六年以後，其戮本黨之奸細者，固亦屢見不一見，而事可以不大敗。若夫二十八次之暴動，則漩起而旋滅者，居其三分之二；未起而先破者，居其三分之一。彼黨人其有所鑒矣。惟其黨員之寥寥少數，正其黨勢之所由鞏固也。則內團作用之爲之也。

吾以此六者觀察虛無黨手段變遷之原因，吾以爲雖不中，不遠矣。夫虛無黨者，發願流血以救衆生者也。而自一八七七年以前，民賊流志士之血者，黨獄數十次，人數千百計；而志士流民賊之血者，不得一度，不得一人。彼民賊者，自顧勢力如此其強，而彼小醜跳梁者之終不可以逞志，又如此其明白也，則亦高枕爲樂，謂莫余毒也已。而豈料其方針一變，風行雷厲，舉所謂第三局長官警察總監者，駢戮累仆，馴乃至神聖不可侵犯之沙，亦與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同一結果。自是而民意黨實行委員，以露布喻亞歷山大第三矣。自是而亞歷山大第三以憂鬱怔忡亡矣。自是而尼古拉第二下令赦國事犯，而改正地方自治案矣。故虛無

黨最後之手段，實對於俄羅斯政府最適之手段，而亦獨一無二之手段也。嗚呼偉矣！

或曰：『虛無黨此等之手段，可以公言之而無憚乎？』曰：『無憚也。』自一八七七年以後，俄國政府亦孰不知虛無黨之執此方針者？使知之而可以撲滅，可以規避也，則亞歷山大第二經一二三四五乃至十一次博浪之警，宜其一八八一年三月之凶變，可無見矣！而竟若此，即今皇在儲貳時，非亦幸而免耶？而去年內務大臣卡弗總督，彼得堡府尹之噩耗，亦且絡繹也。故夫暴動者宗旨與手段兩不得秘密者也；暗殺者手段較易秘密，而宗旨則竟不必秘密者也。虛無黨於諸種手段之中，淘汰而獨存此最優勝者，可謂快事！可謂快人！

今又勿論其成就之難易，惟以結果所得論之，則暴動與暗殺二者於俄國之前途孰利？曰：『使其暴動能如法蘭西之革命，遂直取政府而代之，則新理想直可以湧現，可以實行；今則雖去一帝者及其重臣百數十，而自由政治，尙藐乎未有其期。』以此言之，謂暴動之結果，優於暗殺可也。雖然，暴動若成，其勢不得不出於共和，以俄羅斯之地勢，能行共和乎？以俄羅斯之民俗，能行共和乎？此又天下萬國所不敢輕許者也！既不能行共和，則革命後之現象，能有以愈於今日者幾何？以此言之，則謂暗殺之結果，優於暴動亦可也。且俄羅斯暗殺之事，所以屢試而大效未覩者，因其貴族所處之勢，騎虎難下，而虛無黨所希望，又多屬萬難實行耳。何也？虛無黨持均富主義，務取土地所有權而變易之，彼貴族若降心相從，則不惟失其政治

之勢力而已，而又將失其衣食之源泉，其不得不竭全力以相抵抗，勢使然也。若在他國者，其憑高位，擁厚權之人，大率皆飫肥甘，御輕煖，擁姬妾，宜子孫，置田廬，長童僕，苟遇盤根錯節，奉身而退，其肥甘輕煖姬妾子孫田廬僮僕自若也。若貪戀勢位，以遭不測，則其所享受者，與其能享受者，同時俱亡。夫孰不惴惴而思避也！故使虛無黨之敵之地位，而非若彼也，則虛無黨奏凱歛之時，蓋已久矣！

虛無黨之手段，吾所欽佩！若其主義，則吾所不敢贊同也。彼黨之宗旨，以無政府爲究竟。吾聞之邊沁曰：『政府者害物也，然以其可以已他害之更大者，故過而廢之，甯過而存之。』持消極論以衡政府，亦不過至是而止矣。如必曰：『無之。』則豈有無政府而能立於今日之世界者？豈惟今日，雖至大同太平以後，亦固有所不可也。故以近世社會主義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爲目的，仍不得不以最專制之集權爲經行，誠以無政府者，不徒非人道，抑亦非天性也。若其共產均富之主義，則久已爲生計學者所駁倒，盡人而知其非，更無待喋喋焉矣。更申言之，則虛無黨之爭點，起於生計問題，而非起於政治問題。其黨之所以能擴張者在此，其黨之所以能成就者亦在此。雖然，此不過一八七七年以前耳。迨暗殺之方針既定，其大勢固已全賴於政治。暗殺者在政治上求權利之意味也，以建設思想而代破壞思想之表徵也。觀亞歷第二遇害後，民意黨實行委員，所上亞歷第三書，可以知其意之所存矣。

原書甚長此文乃論虛無黨非爲虛

無黨作歷史故不譯載其書末所要求兩大端則一大赦國事犯二開代議院行普通選舉法也其附屬之保障則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選舉演說自由也皆含政治上和平改革之意所謂無政府所謂土此亦虛無黨之一進化也

（附注）余於虛無黨所觀察，尙有多端，他日再發表之！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數年來之中國，可謂言論時代也已矣。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凡發言者，不可不求其論據於歷史，凡實行者，愈不可不鑑其因果於歷史，吾故爲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欲與舉國言論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心醉狹義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狹義的革命！

十九世紀者，全世界革命之時代也，而吾中國亦介立其間，曾爲一次之大革命者也。顧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結果不同，所謂結果者，非成敗之云也。歐洲中原之革命軍，敗者強半，而其所收結果，與成焉者未或異也。胡乃中國而獨若此？西哲有言：『歷史者，民族性質之繅演物也。』吾緣惡果以遡惡因，吾不得不於此焉詗之！